皇清文穎續編

皇清文穎續編卷首二

高宗純皇帝聖製文

諭

命廷臣更議

歷代帝王廟祀典諭

朕因覽四庫全書內大清通禮一書所列廟祀歷代

帝王位號乃依舊會典所定有所弗愜於心敬憶

皇祖實錄有勅議增祀之諭今查取禮部原議紅本

則係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內具題爾時諸臣不能
仰體
聖懷詳細討論未免因陋就簡我
皇祖諭旨以凡帝王曾在位者除無道被弒亡國之
主此外盡應入廟即一二年者亦應崇祀煌煌
聖訓至大至公上自羲軒下至勝國其間聖作明述
之君守文繼體之主無不爇香妥侑不特書生臆論
無能仰喻

高深郎歷代以來升歆議禮未有正大光明若此者也乃會議疏內聲明偏安亡弑不入祀典而仍入遼金二朝不入東西晉元魏前後五代未免意有偏向視若仰承
聖意而實顯與
聖諭相背朕意若謂南北朝偏安不入正統則遼金得國亦未奄有中原何以一登一黜適足啟後人之訾議即因東西晉前後五朝有因篡得國擯而不列

如操丕不得爲正統之例殊不知三國時正統在昭
烈故雖以陳壽三國志之尊魏抑蜀而卒不能奪萬
世之公許至司馬氏篡竊以還南朝神器數易如宋
武帝崛起丹徒手發晉祚自不能掩其篡奪之罪其
他雖祖宗得國不正而子孫能繼緒承休即爲守文
中主亦不可槩從鈇鉞況自漢昭烈以至唐高祖統
一區夏時之相去三百餘年其間英毅之辟節儉之
主史不絕書又安可置而不論至於後五代如朱溫

以及郭威或起自寇竊或身為叛臣五十餘年更易數姓中華統緒不絕如綫然周世宗承藉郭氏餘業憑有疆域尚不失為令主此而槩不列入則東西晉前後五代數百年間創守各主祀典缺如何以協千秋公論他若元魏雄據河北地廣勢強太武道武勤思政理講學興農亦可為偏安英主並當量入祀典以示表彰朕前命館臣錄存楊維楨正統辨諭內詳晰宣諭以維楨所辨正統在宋不在遼金之說為是

所以存春秋綱目之義見人心天命之攸歸且檢閱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所載明代崇祀古帝王位號原未列遼金二朝今

帝王廟崇祀遼金而不入東西晉前後五代似此互相入主出奴伊於何底是皆議禮諸臣有懷偏見明使後世臆說之徒謂本朝於歷代帝王未免區分南北意存軒輊甚失

皇祖降諭之本意也至明之亡國由於神熹二宗紀

綱隳而法度弛愍帝嗣統時國事已不可爲雖十七年身歷勤苦不能補救傾危卒且身殉社稷未可與荒淫失國者一例而論是以
皇祖睿裁將神熹二宗撤出而愍帝則
特令廟祀
褒貶予奪毫釐不爽實千古大公定論乃諸臣於定議時轉復將漢之桓靈增入豈未思炎漢之亡亡於桓靈而不亡於獻帝乎從前定議未將東漢全局詳

番論斷轉使昏闇之君濫叨廟食所議未爲允協夫自古帝王統緒相傳易代以後饗祀廟廷原以報功崇德至於嚴篡竊之防戒守成之主或予或奪要必衷於至當而無所容心於其間方協彰癉之義所有歷代帝王廟祀典著大學士九卿更行悉心詳議具奏並著於定議後交四庫館恭錄
皇祖諭旨並朕此旨於通禮廟饗卷首以昭殿禁歷朝垂示萬年之至意

命諸皇子及樂部大臣定詩經全部樂譜諭

朕向披閱明朱載堉樂律全書所載樂譜內塡注五六工尺上等字並未兼注宮商角徵羽而於雅頌烝民思文諸詩以時俗豆葉黃等牌名小令分譜未免援古而入於俗又所著琴譜一絃之內用正應和同四聲長至十六彈不勝其冗而一音之中已有抑揚高下是徒滋繁縟而近於靡曼有類時曲曾經降旨交樂部皇六子永瑢及德保鄒奕孝等將朱載堉樂

律全書內疎漏歧誤之處詳晰訂正分列各條載於本書提要之後以垂永久而昭雅正因思詩三百篇皆可歌詠者也魏晉時尚有文王鹿鳴等四章但未著宮調學者茫然不知耳而朱載堉詩譜又固執周詩不用商聲之說以角調譜國風徵調譜小雅宮調譜大雅羽調譜周頌而專以商調譜商頌夫商調乃宮商之商非夏商之商也此其穿鑿拘墟不待辨而自明豈足與言五音迭三百哉且古樂皆主一字一

音虞書依永和聲雖有清濁長短之節合之五聲六
律祇於一句之數字內分抑揚高下不得於一字一
音之內忝以曼聲後世古法漸湮取悅聽者之耳多
有一字而曼引至數聲此乃時俗伶優所爲正古人
所譏煩手之音未足與言樂也從前朕親定中和韶
樂細繹
皇祖欽定律呂正義考訂精審皆主一字一音實爲
古樂正聲永當遵守現在朝會大典鐘虡鏗鏘備極

莊雅朕前於經筵之典令歌抑戒之詩於瓊林鷹揚
兩宴令歌棫樸干城之詩皆親爲指定而三百篇全
詩三代而後未有全行譜定者朱載堉所譜又復雜
以俗調或自行杜撰不可爲訓所當詳加訂正叶之
宮商俾操縵安絃之士皆得矢詩遂歌更足以昭復
古著派皇子等會同樂部大臣悉心精核其詩篇内
應用某宮某調者俱著詳審文義定爲某宮調仍於
各譜騈注七音字樣彙成一書俾四始六義之文指

可歌詠分刌節度悉符正始元音庶幾考古而益進
於古以副朕條理集成引俗入古至意將來書成時
即名之曰詩經樂譜全書並將此旨弁於簡端亦不
必重為之序矣特諭

命普免六十年各省應徵漕糧諭

學予御天下五十有九年仰蒙

昊蒼眷佑

列聖貽庥薄海昇平梯航向化重熙累洽惟日孜孜

無時不以敬

天勤民爲念行慶施惠錫祜延禧普免漕糧者二地

丁錢糧者四偶遇水旱偏災隨時蠲租賜復賑貸兼

施不下帑金數千萬所以涵養生息子愛黎元豐豐

於茲明歲正屆六十年稽諸史冊前代帝王享國長久者未可多得即有一二或係冲齡踐阼用能多歷年所其春秋二十有五始踐位逮今八旬開四康彊逢吉五代同堂似予者葢少是皆上蒼
昊眖駢蕃克膺備福感荷之餘彌深兢業早經欽天監推算六十年元旦日食上元月食古來史傳所載有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之說固因
上天垂象理宜修省其實君人之道於德刑二事本

日本宜刻深兢勵亦何待日月薄蝕始懷寅戒之心應天以實不以文與其託諸空言寧若見諸行事之實修德莫大於愛民若覃敷恩澤加惠閭閻俾海㝢子民共臻樂利則所爲修德孰大於是所有六十年各省應徵漕糧著再加恩普免一次其應如何分年輪免之處仍著該部核議具奏至以修刑而論則停免勾到即所以恤刑但赦非善政利於宵小而不利於善良昔人即有此論明年係六十年國慶後歲丙

辰為嗣皇帝即位元年俱應錫慶施仁矜恤刑獄若今年停勾則三年連緩莠民恃有覽政作奸犯科者無所儆畏轉非辟以止辟之意是以本年仍照舊勾到明年元旦著照五十一年之例不御殿不受朝賀是日午後向有諸王暨皇子皇孫內庭家讌之例五十一年元旦日食復圓後曾經舉行明歲雖係六十年周甲年分所有內庭家讌亦著一併停止朕於是日亦不御禮服照每年例恭詣

奉先殿

堂子及

先師各等處依舊行禮過日食時換常服以示寅恭而寓修省日月薄蝕躔度本屬有定數千百年後皆可推算而得所謂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但元旦上元適值日月虧蝕究爲

昊穹示儆之象幸

天恩垂佑適在明歲爲朕即位周甲告成之年自應

祇承無斁設在丙辰正月爲嗣皇帝卽位之元年於
吉祥盛事轉爲未慊是卽日月薄蝕一事而
上天之篤祜藐躬以貽我子孫萬年無疆之庥者至
優至厚朕惟有益感
天恩倍深乾惕又明年乙卯爲朕臨御六十年本欲
於萬壽節前由熱河回京受賀今春因中外臣工懇
請舉行慶典適以上冬雪澤未獲優霑春間又復缺
雨業經降旨宣諭令將明年慶典停止舉行若仍照

庚戌年八旬之例於萬壽前回京則王公外藩以及
大小臣工等必又再四懇請舉行慶典則似今春所
降諭旨轉爲不誠是以明年仍定於熱河駐蹕過萬
壽後再行回鑾俟至丙辰正月歸政嗣皇帝以符正
月上日受終文祖之義彼時備儀授受盛典光昭嗣
皇帝率領臣民以天下養介禧祝嘏慶洽敷天尤爲
千古罕覯盛事實我大清億萬載無疆之福也

愼建儲貳諭

予踐阼默禱之事言之屢矣茲仰沐
昊慈克符初願因十月朔例應頒時憲書特於九月初吉宣立皇太子用昭付託前此不立儲嗣之由亦節經降旨申明至爲詳盡夫建儲立嫡三代以下無不遵行朕讀書稽古豈於此名正言順之事輕議其非昔我
聖祖仁皇帝曾以嫡立理密親王爲皇太子並特選

正人輔導如湯斌徐元夢皆係公正大臣非不盡心匡弼乃竟爲宵小誘惑不能恪共子職終致廢斥後遂不復冊立夫以堯舜之聖而有丹朱商均之子可見氣稟不齊即聖君而兼嚴父日以敬天法祖勤政愛民面命耳提尚難期其遷善改過孟子所謂父子之間不責善蓋實有見於此何況一二輔翊之臣安能格其非心變化氣質乎是則繼體象賢惟賴天心眷佑篤生哲嗣及嗣子之能承受與否耳予自

即位後亦何嘗不欲立嫡嗣初以皇次子為孝賢皇
后所生循照雍正初年
皇考親書朕名緘貯乾清宮正大光明匾上之例亦
將其名親書密緘匾上不意其早年無祿曾同大臣
等啟緘閱看贈為端慧皇太子後以皇七子亦係孝
賢皇后所生原擬書名緘貯因其年未長成遲而未
果旋亦早世嗣於癸巳年
南郊大祀敬以所定嗣位皇子之名禱於

上帝並於盛京恭謁
祖陵時敬告
太祖
太宗在天之靈是朕雖不明立儲嗣而於宗祏大計
實早為籌定特不效前代之豫行冊立務虛名而無
實益耳今荷
天恩申錫周甲紀元壽躋八旬開五計丙辰歸政不
過數月始將密緘嗣子之名召對皇子皇孫王公大

臣等公同閱看宣布諭旨明示中外來歲大廷親授
錫慶延釐實從來史冊所未有若未經頒旨以前設
臣工中或有建議立儲者其人必非眞懷忠愛不過
託爲讜論陽附正人君子之列實則覬覦微倖爲
齎緣干進之階非爲名卽爲利而名利兩收終歸爲
利者多似此莠言亂政之人自當立予重辟然國家
儲副極非小事彼既託爲正言而抵之罪究非美舉
今朕躬行上儀親爲付畀中外翕然臚歡交慶皇太

子體度端凝仁孝夙著克肩負荷新正授受之間實
爲盡善盡美天下後世公論以朕爲戀位乎不戀位
乎設朕於此稍有不欲歸政之心又何妨不行此典
且皇太子及內外大臣皆具摺籲請至期頤始行歸
政情詞懇摯出於至誠朕亦何難俯俞所請乃朕於
御極初年卽以紀年六十傳位嗣子之意齋心默禱
近年屢於諭旨內諄諄述及是朕籲
天歸政之語不肯變戀天位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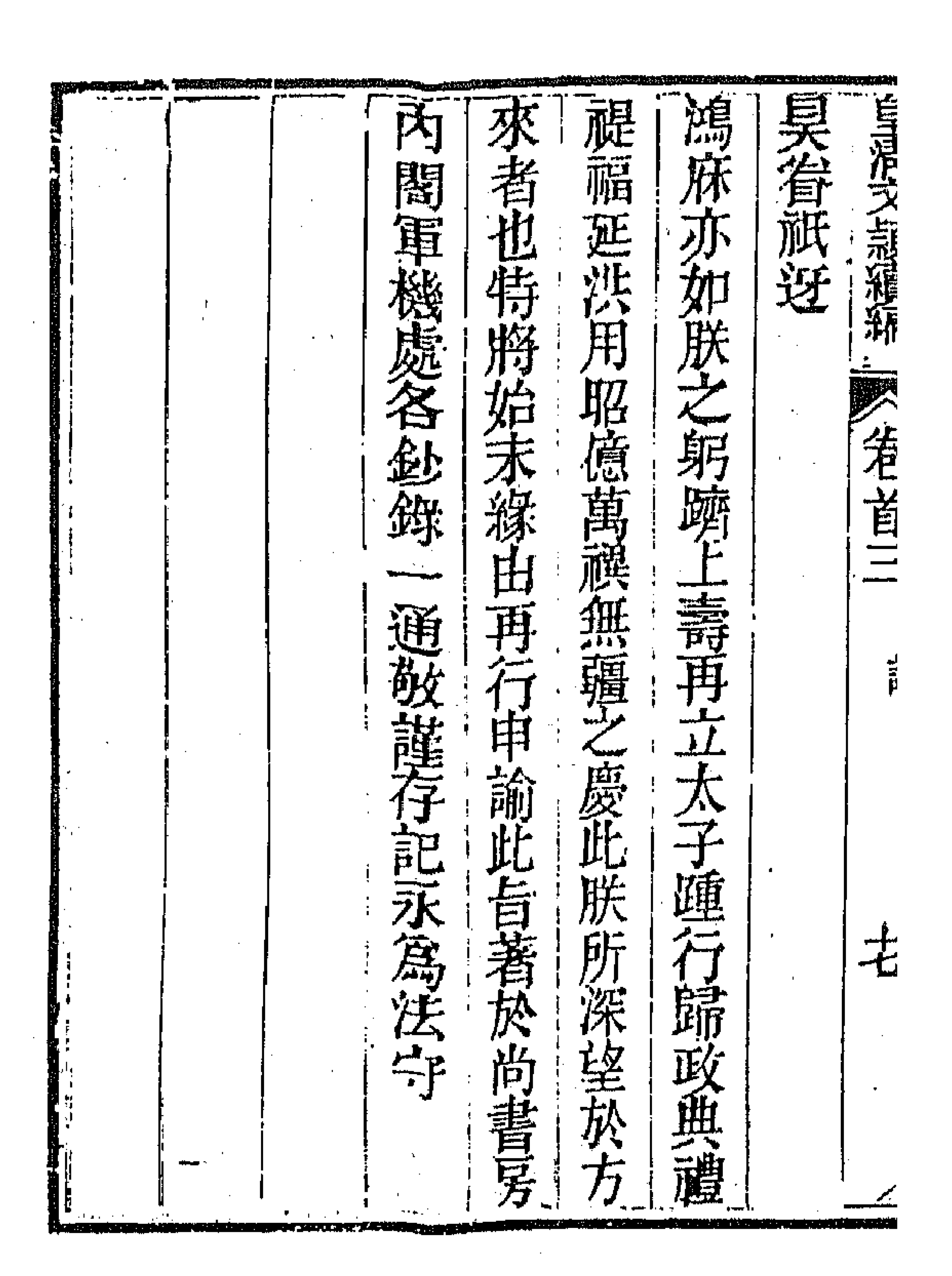
上帝鑒之天下臣民亦無不共見之今賴
昊蒼默佑諸吉備臻欣慶之餘實深欽感迴念
聖祖大漸授位
皇考其時係內大臣隆科多宣傳
顧命逮
皇考傳位朕躬宣示密緘倉猝之際朕不敢自行啟
封召同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當面展緘敬閱茲朕
躬享大年懋膺多福明頒詔旨親御殿廷付授神器

以今視昔吉祥善事孰逾於此此實
上天保佑申命有加無已之
洪貺朕今壽望九秩精神康健視聽未衰若來歲歸
政遽思自暇自逸竟置天下重務於不問則非所以
敬承
天眷亦非御極初年定期歸政不肯戀位之初心矣
夫天下至大神器至重儲副之寄運祚所關方今綱
紀肅清外無攬權怙勢之臣內無婦寺偏寵之事朕

親裁庶政鉅細無遺宮中府中皆爲一體雖不明詔
立儲實無絲毫流弊若如前代權奸柄國女謁公行
黨援門戶秕政百端而書生迂見惟斷斷然爭持國
本之論甚至君臣父子不免猜疑如前史所載唐宣
宗時裴休請立太子帝云若立太子則朕遂爲閒人
宋太宗因太子廟見還宮都人擁道喜躍帝聞之不
懌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於何地又明神宗因梃
擊一事召文武諸臣責以間離父子因執太子手謂

諸臣曰此兒極孝朕極愛惜使朕有別意何不早更
置等語此由唐宋諸君繫戀天位以神器爲私靳而
不予而明神宗又因內寵固結覬覦非分以致盈廷
聚訟骨肉生嫌前事具在可爲殷鑒我朝
家法相承乾綱獨斷惟期慎簡元良從不稍存私愛
而朕紹承統緒首以付託得人爲重無一毫繫戀天
位之心無一息非凝承
帝命之念用能默通呼吸感召庥嘉實朕御極以來

六十年如一日也總之儲貳一建其弊叢生不特僉
壬依附易啟嫌隙而名分早著日久必致流於驕佚
而不知我國家不明詔立儲燕翼
貽謀慮至深遠即緘名密貯務當慎之又慎不可豫
爲宣露如朕現在舉行歸政亦必俟爲期至近始行
頒旨宣示此實萬年無弊之法我世世子孫若能敬
效
祖宗及朕之用人行政於以欽承



昊眷祇迓
鴻庥亦如朕之躬躋上壽再立太子踵行歸政典禮
禔福延洪用昭億萬禩無疆之慶此朕所深望於方
來者也特將始末緣由再行申諭此旨著於尚書房
內閣軍機處各鈔錄一通敬謹存記永爲法守

詔

紀元周甲建立皇太子以明年元日授寶爲嘉

慶元年詔

朕寅紹丕基撫綏方夏踐阼之初即焚香默禱

上天若蒙

昊蒼俾得在位六十年卽當傳位嗣子不敢上同

皇祖紀元六十一載之數其時亦未計及壽登八旬

有六也自臨御以來仰荷

昊蒼垂佑
列聖貽庥寰海昇平重熙累洽御宇之年慶週甲子
敬念維
天維
祖宗所以付託在予者至重且鉅於繼體授受之際
曷敢不倍切兢兢朕前此不即立儲之由節經頒發
諭旨反覆申明蓋以歷觀史冊三代而下由漢迄明
儲貳一建其弊百端前鑒具在我朝

太祖
太宗
世祖俱未豫立儲位惟
聖祖仁皇帝曾以嫡立理密親王爲皇太子後竟爲
宵小誘惑兼患瘋疾不克祗承其時大臣中曾有以
國本應行建立陳請者仰蒙
皇祖聖裁獨斷
訓諭特頒不復冊立迨傳位

皇考十三年勵精圖治內外肅清雍正元年

皇考即親書朕名貯於乾清宮正大光明扁額之上又另書密緘常以自隨朕纘紹洪業六十年間景運厖洪版圖式廓十全紀績五代同堂積慶駢蕃實為史冊所罕覯此皆仰賴

皇祖

皇考貽謀燕翼用能啟佑後人綏茲多福朕欽承家法踐阼後亦何嘗不欲立嫡以皇次子為

孝賢皇后所生曾書其名遵
皇考之例貯於正大光明匾上不意其早年無祿不
能承受曾同大臣等啟緘閱看贈爲端慧皇太子此
中外所共知者嗣於癸巳年冬至
南郊大祀敬以所定嗣位皇子之名禱於
上帝並默禱所定嗣位皇子倘不克負荷請降之罰
俾臣得另簡元良以爲宗祏延遠無疆之福又於盛
京恭謁

祖陵時敬告

太祖

太宗在天之靈是朕雖不明立儲嗣而於宗祏大計實早爲籌定特不效前代之務虛文而貽後患耳夫建儲一事三代以後建立嫡嗣舊制相沿具載史册若以此等歷代踵行名正言順之事爲非則朕亦非讀書稽古之人矣設名分未定或致如前史夜半宮中出片紙之語其弊更不可言方今紀綱肅清宮府

一體歷代權奸婦寺諸秕政絕無其事斷不致因儲
位未早宣示致滋他慮我子孫果能效法
祖宗及朕之敬
天勤民勅幾親政卽不明詔立儲實可萬年無弊然
此言卽朕自問亦不敢自以爲是千萬世後必有以
爲非者且令其平心觀我
祖宗及朕所行與國家之得實益政治之享太平與
否可耳朕誕膺大寶今六十年矣回念踐阼時默禱

上帝之語并追憶朕年五旬後曾於
聖母皇太后前奏及歸政之事彼時蒙
聖母諄諭以朕躬膺付託之重天下臣民所繫望即
至六十年亦不當傳位自逸次晨朕即以
聖母所諭默奏
上帝若能常奉
慈寧壽臍頤慶朕亦何敢復執前願乃自丁酉年以
來所願既虛於是仍冀得符初志茲

天恩申錫竟獲週甲紀元壽躋八旬開五精神康健
不至倦勤天下臣民以及蒙古王公外藩屬國實皆
不願朕即歸政但
天聽惟聰朕志先定難以勉順羣情茲以十月朔日
頒朔用是諏吉於九月初三吉日御門理事召皇子
皇孫王公大臣等將癸巳年所定密緘嗣位皇子之
名公同閱看立皇十五子嘉親王　為皇太子用
昭付託定制孟冬朔頒發時憲書其以明年丙辰為

嗣皇帝嘉慶元年俟朕長至齋戒後皇太子即移居毓慶宮以定儲位皇太子生母令懿皇貴妃著贈爲孝儀皇后升祔奉先殿列於孝賢皇后之次其應行典禮該衙門查照定例具奏皇太子名上一字改書顒字其餘兄弟及近支宗室一輩以及內外章疏皆書本字之永不必更改其皇子王公臣下之名清書缺寫一點以示音同字異而便臨文至朕仰承

莫睿康強逢吉一日不至倦勤即一日不敢懈弛歸
政後凡遇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大端豈能置之
不問仍當躬親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訓諭將來知
所秉承不致錯失豈非國家之大慶至
郊壇
宗
社諸祀朕年當望九於登降拜跪儀節恐精力稍有
未充不足以將誠敬自應嗣皇帝親詣行禮部院衙

門並各省具題章疏及引見文武官員尋常事件俱
應嗣皇帝一同披閱救朕所為以副天下臣民之望
所有冊立皇太子典禮一切虛文俱不必舉行其明
年歸政一切典禮儀文著軍機大臣會同各該衙門
敬謹條議以聞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丙辰元日傳位子皇帝並却上尊號詔

朕纘紹丕基撫綏函夏勤求治理日有孜孜仰賴

上天眷佑

列聖貽謀寰宇乂安蒸黎康阜聲教四訖中外一家

御極以來平定伊犂回部大小金川擴土開疆數萬

餘里緬甸安南廓爾喀以及外藩屬國咸震懾威稜

恪修職貢其自作不靖者悉就殄除功逮十全恩覃

六合普免各省漕糧者三地丁錢糧者五展義巡方

行慶施惠蠲逋賑貸不下數千萬億振興士類整飭
官常嘉與萬邦黎獻海隅蒼生同我太平躋之仁壽
朕持盈保泰弗懈益虔勤念雨暘周諮稼穡於庶言
庶獄庶慎靡不躬親宵旰單心時幾交勅用覃上副
祖宗付畀之重下撫億兆仰戴之誠日慎一日六十
年於茲矣廻憶踐阼初元曾默籲
上蒼若紀年周甲當傳位嗣子不敢仰希
皇祖以次增載今敬迓

洪釐幸符初願朕康强逢吉九旬望袠五代同堂積

慶延祺光於往牒非

昊慈篤祜申命用厤曷克臻此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爲司牧授受之際敢不兢兢湖

自癸巳

南郊郎以嗣位皇子之名默奏

上帝並於盛京恭謁

祖陵敬告

烈祖在天之鑒昨冬須朔届期特宣布詔旨明定儲
位以丙辰爲嘉慶元年預勅所司敬議歸政典禮皇
太子秉性謙沖臚誠固讓率同內外王公大臣等具
章請朕至百歲始行斯典但
天聽維聰朕志先定再四申諭勿得懇辭皇太子仁
孝端醇克膺重器宗祏有託朕用嘉焉已諏吉祇告
天
地

宗廟
社稷皇太子於丙辰正月上日卽皇帝位朕親御太
和殿躬授寶璽可稱朕為太上皇帝其尊號繁文朕
所弗取毋庸奏上凡軍國重務用人行政大端朕未
至倦勤不敢自逸部院衙門及各省題奏事件悉遵
前旨行朕端首祚禪授上儀宜沛新綸同敷愷澤布
告天下咸使聞知

訓
命歸政後諸皇子孫曾元輩仍在尚書房讀書
及應用冠服訓
我國家重熙累洽
列聖相承敬
天愛民海內昇平梯航向化朕春秋三十有五御極
踐阼初即拈香叩祈
天恩設能如

聖祖仁皇帝之享祚綿長仰邀

昊眷克繩

祖武壽祚延洪享國六十年卽當歸政不敢更冀有所過算今荷

天恩篤佑八旬開五康强逢吉五代同堂撫御寰區

幸周甲子明歲丙辰卽屆歸政之期大廷授受景運

增隆實爲史冊罕覯惟念諸皇子皇孫以及曾元於

子皇帝嗣位以後一切章服儀制例有一定等差不

可僭越但朕爲太上皇帝而皇子皇孫不能照諸皇
子皇孫之例遂與宗室等倫於親親之誼似有未協
著於明年歸政後所有諸皇子皇孫以及曾孫元孫
仍在尚書房讀書應用冠服鞾轡等項俱著仍照現
在之例不必更改朕年登九秩即可得六世來孫亦
當視元孫一例豈不更爲千古未有之吉祥盛事我
子子孫孫纘膺統緒倘亦能如朕之享國綿長舉行
歸政典禮爲太上皇者其皇子皇孫等亦如今日朕

加恩會元輩之服物禮秩照此永以爲法光昭奕𥜥
衍慶徵祥實我大淸億萬斯年之福若無太上皇之
稱則當照國家宗室舊例不可僭越有紊成憲用是
特頒訓諭交尚書房敬謹存記俾我世世子孫知所
稟承以示惇睦而昭法守

祝文

社稷壇禱雨祝文

臣闇人事失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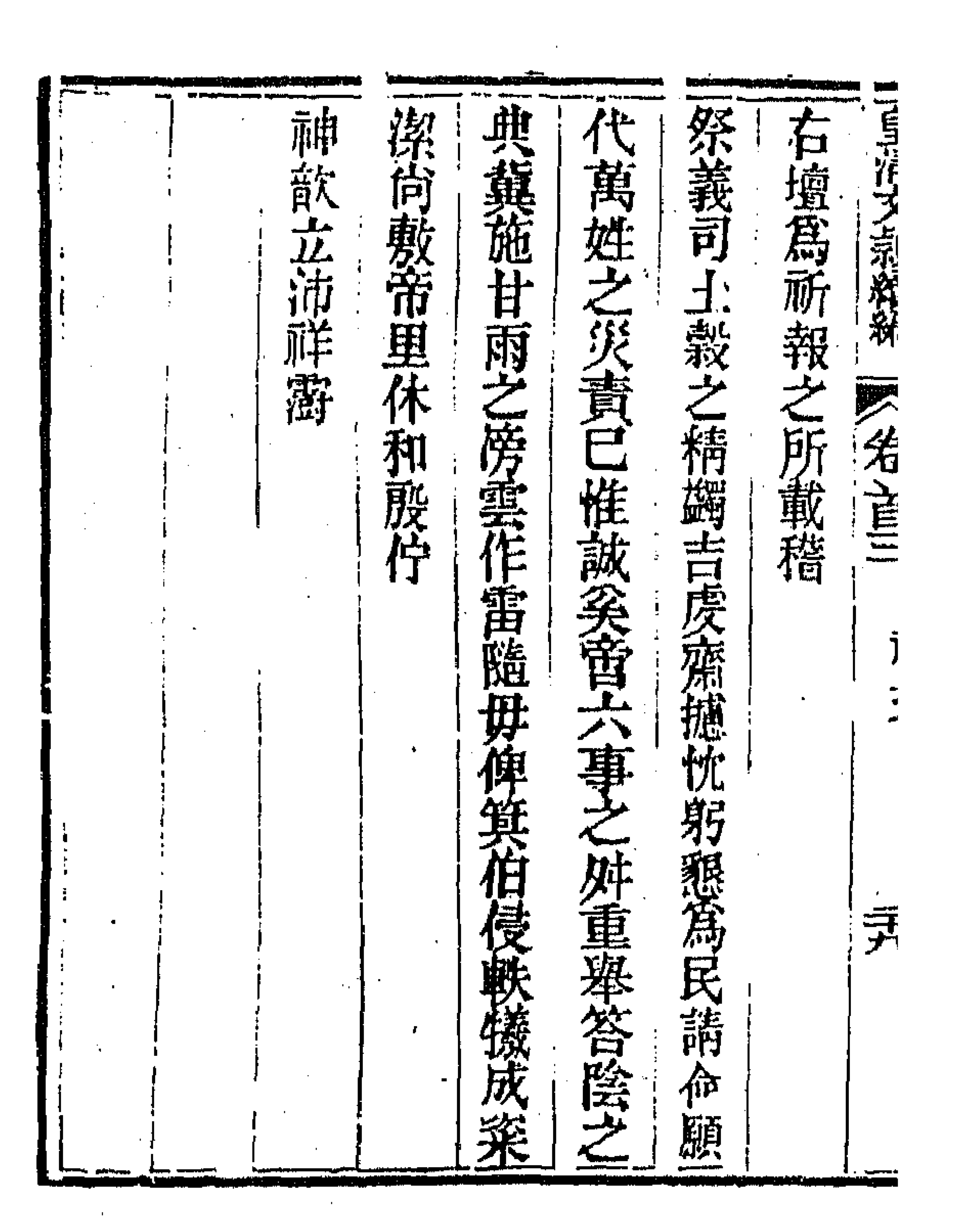
天變應於上茲亢暘之示警洵贊化之無能言念昨

年秋霖缺而冬雪乏逮至今歲春望霈而夏未霑歷

四時之久矣嗟三農其如何

常雩步禱弗蒙矜不敢再三之瀆羣祀親藩徒致籲

益增宵旰之憂敬念



右壇爲祈報之所載稽
祭義司土穀之精禴吉虔齋攄忱躬懇爲民請命顧
代萬姓之災責已惟誠奚啻六事之舛重舉答陰之
典冀施甘雨之滂雲作雷隨毋俾箕伯侵軼犧成粢
潔尚敷帝里休和殷佇
神歆立沛祥霑

大雩祝文

臣承

命嗣服今廿四年無歲不憂旱今歲甚焉曩雖失麥

可望大田茲尚未種赤地里千嗚呼其惠雨乎

常雩步禱未蒙

靈祐

方社

方澤均漠弗佑爲期益迫嗟萬民誰救敢辭再瀆之

罪用舉
大雩以申前奏嗚呼其惠雨乎
上天仁愛生物爲心下民有罪定有林林百辟卿士
供職惟欽此罪不在官不在民實臣罪日深然
上天豈以臣一身之故而令萬民受災害之侵嗚呼
其惠雨乎謹以臣躬代民請
命昭昭在上言敢虛依討窮力竭詞簾誠辭油雲沛
雨

居歆賜應嗚呼其惠雨乎

序

八旗姓氏通譜序

我

祖

宗誕膺

天命勃興東土德綏威讋奄甸萬姓維時龍從鳳附之衆雲合響應輻輳鱗集强者率屬歸誠弱者舉族

內附我

祖宗建師設長以涖之分旗隸屬以別之厥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效命疆埸建謀帷幄親以肺腑重以婚姻酬以爵命迨入關定鼎或聚居近左或散處燕畿錫之土田爰及苗裔至於今百五六十年生聚蕃衍時萬時億

累朝休養煦植鞠保胥勤越我嘉師咸能永世以滋大朕惟

祖宗德澤之深不可不繼修令緒益綿延惇固於無

疆重慮物阜且博代序日遠族姓日蕃不爲之明章統系俾知世德所自將罔克念先人之勤無以光昭前烈爰發金匱石室之藏徵載籍稽圖譜考其六我朝來得姓所始表之以地系之以名官階勳績綴爲小傳勳舊戚畹以及庶姓釐然備具秩然有條與國史相爲表裏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左氏內外傳言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胙土命氏而司商吹律以定姓名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木有根而枝附焉水

有源而流出焉譜牒者所以聯人情之渙而維舊俗之漓不可忽也相昔先民遺風敦樸不徒以俗望相高是書之作非如魏晉隋唐譜牒之學炫博聞而廣附會以膏粱閥閱爲尚也書曰古我先王曁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又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前之人旣以忠實勤勞覆幬其後嗣凡兹食舊德而服先疇者其何以無廢厥緒書亦曰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是則朕所厚

望也夫

明史綱目序

編年之書奚啻數十百家而必以朱子通鑑綱目爲準通鑑綱目蓋祖述春秋之義雖取裁於司馬氏之書而明天統正人紀昭監戒著幾微得春秋大居正之義雖司馬氏有不能窺其藩籬者其他蓋不必指數矣嘗謂讀書立言之士論世爲難非如朱子具格致誠正之功明治亂興衰之故其於筆削鮮有不任予奪之私失褒貶之公者自綱目成而義指正大條

理精密後儒有所依據匯而續之由宋迄元釐然方
策至明代君臣事蹟編輯之難更倍於諸書蓋明史
已成於百年之後而世變風漓記載失實若復遲待
將何以繼續編而示來許爰命儒臣法朱子通鑑綱
目義例增損編摩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每一卷
成呈覽朕於幾暇亦時御丹鉛為之參定雖於天人
一貫之精微未之能盡而惟是謹嚴之義守而弗失
簡正之旨志而必勉書既成羣臣舉唐太宗之事為

言勉從其請而爲之序云

律呂正義後編序

皇祖聖祖仁皇帝建中和之極通聲氣之元欽定律歷淵源一書審推步以明象緯研數理以備成法至律呂正義凡所以定尺考度制器審音與夫五聲二變應和之原析其精微區其訛舛古樂之大義明而千古有定論今樂之至理具而千古有正聲誠所謂惟

聖人能之者顧七政授時九章布算至今遵循罔斁

而律呂尚未暇施行太常之司和聲之署習其器而
不能究其所以然遂并其所習者而失之襲謬承譌
不協不度篇章音節非重爲釐正不可和碩莊親王
親承
皇祖指授貫徹樂義尚書張照研窮律本博習往訓
因命協同考正朕親加釐定爲辭爲音爲宮爲調聲
之高下節奏之短長分刌而節比之合則仍其故不
合則易其辭更其調或出自臣工撰述或出自幾暇

親裁必考義理之原究制作之本夫而後
郊
廟所陳朝會燕饗所奏律呂各得其宜歌奏不淆其
序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矣爰詮次成編俾垂永久更
參稽前代因革損益之異爲樂器考樂制考樂章考
度量權衡考以備律呂之條貫復推闡爲樂問三十
五篇以申明其旨趣於是而
聖祖之所爲審音定樂制器協均者一一施諸實用

自漢魏以迄元明是非得失之故瞭然可述名之曰

後編者實以徵

皇祖天縱聖神通極造化千古作者無能出其範圍

亦無能窺其涯涘至於繼述

先緒則在我後人益亹焉而弗敢忘

惇敘殿栢梁體聯句詩序

乾隆丙寅秋八月式宴王公宗室於瀛臺之惇敘殿法

皇祖也惟時朕諸叔父列王爵者四人皇弟封王者二人皇子三人宗室王公有爵者三十二人念我羣從子姪孫姓之同出自

皇祖者或侯封或爵不至與宴之列十年以來未舉

和會之典親親之誼疏焉則亦命入今日之座凡六

十有二人其以事故是日未至者復五十餘人於戲

自黃虞以來有大德者之得其位得其祿得其名壽

如我

皇祖者其詵詵卬卬子姓之繁衍雖文王不得尚之使

目前之振振揖揖我

皇祖

皇考式臨式憑予與諸弟兄子姪孫姓稱觴獻壽於

其間其愉悅鼓舞又當何如歡極而戚固情之所必

至也然今日之宴會我
皇祖
皇考實式臨之實式憑之諸伯叔父自當以予言爲不謬也則又灑然以怡焉昔漢武帝栢梁之宴同姓者惟梁王武及宗正安國而已其餘皆羣臣然尚以此留詩唐明皇改集仙殿爲集賢類俊之義尚矣而周親未與亦闕典也朕今易崇雅爲惇敘以紀今日之事復倡爲首句以俟衆作之成凡今茲之摛藻得

句者皆我

皇祖

皇考遺教之所垂也又何必舉金谷之例乎

瀛臺賜宴聯句詩序

稽古虞廷賡雲有什亦越周廟湛露升歌股肱之義斯明上下之情攸暢胥任亮釆惠疇之寄應同先憂後樂之心故以式宴陳詩必有取爾颺言拜手豈徒然哉歲在攝提月維夷則披雄風於閶闔揚旭日於
蓬萊慶叶 西成感
圓穹之厚賜筵開上苑仰
聖祖之徽猷蘭沼澄而鏡影開楓林疎而黛光罨盧

藏迴雁無煩寄塞上之書藻樂遊魚更致想渭濱之釣召儒雅而布席匪爲賞花對景物以開樽爰因登縠桂馥涵元殿南度中秋之晨菊芳待月軒預借重陽之會園臨豐澤麟鳳紛來院賞淑清魚龍曼衍於是卮人設宜涼之饌常侍頒授衣之絺藻思構而豔吐筆花繪景呈而香霏墨雨三爵無限尚餘恭儉之儀一日追歡敢忘惕乾之警千言成序自愧無文七字導吟共成全首

重刻十三經序

班固氏曰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漢代以來儒者傳授或言五經或言七經暨唐分三禮三傳則稱九經已又益孝經論語爾雅刻石國子學宋儒復進孟子前明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立自宋易漢唐石刻之舊五經始有板本及明南北監板行而箋疏傳義臚列具備學士家有其書傳習瀰廣顧訓詁繁則踳駁互見卷帙

董則豕亥易訛或意晦於一言之舛或理乖於一字之謬校讐疎畧疑誤滋多承學之士無所取正我朝

列祖相承右文稽古

皇祖聖祖仁皇帝研精至道尊崇聖學五經具有成書頒布海內朕披覽十三經注疏念其歲月經久梨棗日就漫漶爰勅詞臣重加校正其於經文誤字以及傳注箋疏之未協者參互以求其是各爲考證附於卷後不紊舊觀刊成善本匪徒備金匱石室之藏

而已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傳曰經籍者聖哲之能事其教有適其用無窮朕咨采勅幾實無審定之暇亦無鑒古之識而惟是緝熙遜志日就月將則有志焉而不敢不勉繼自今津逮既正於以窮道德之閫奧嘉與海內學者篤志研經敦崇實學庶幾經義明而儒術正儒術正而人才昌庶先王之道以贊治化而宏遠猷有厚望焉

重刻二十一史序

七錄之目首列經史四庫因之史者輔經以垂訓者也尚書春秋內外傳尚矣司馬遷創爲紀表書傳之體以成史記班固以下因之累朝載筆之人類皆嫻掌故貫舊聞旁羅博采以成信史後之述事考文者咸取徵焉朕既命校刊十三經注疏定本復念史爲經翼監本亦日漸殘闕併勅校讐以廣刊布其辨譌別異是正爲多卷末考證一視諸經之例明史先經

告竣合之爲二十二史煥乎冊府之大觀矣夫史以示勸懲昭法戒上下數千年治亂安危之故忠賢奸佞之實是非得失具可考見居今而知古鑒往以察來揚子雲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豈不在善讀者之能自得師也哉

日講禮記解義序

皇祖聖祖仁皇帝稽古右文命儒臣日值講筵五經通鑑以次進講薈萃羣言發明旨要臚爲解義積有成編譯以國書頒示中外各製序言弁其端而授諸梓易書詩三經先竣春秋若干卷刻於雍正年間惟禮記卷帙浩繁藁本存貯書房久之未竟厥業朕御極之初允儒臣請纂修三禮義疏因取日講禮記解義原本叅校異同歸於一是并命翻譯授梓以備五

經之全敬列
皇祖御製原文於前而畧述大概以誌成書歲月惟
禮記出自漢儒然多本於七十子之所傳習如大學
中庸二篇既經有宋大儒定爲孔氏遺書訓釋而列
於學官其他精言奧義往往與易詩書春秋相發明
非董仲舒揚雄輩所及蓋其來有自去聖人之教固
未遠也雖月令王制附益其閒有以啟後人疑議而
先王之制所傳各異事之不可考而說之不可强同

者亦已多矣依文立訓以存舊觀說經之通例也抑
班固有言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經禮三
百曲禮三千豈惟其文而已蓋將以章志貞教大其
坊與天下臣民共之仰惟
聖祖序言所謂體諸躬修措之邦國者禮之實而明
經之大用也因言以求其義因義以達其用夫豈章
句訓詁之足云敢申言之以闡
至訓

欽定三禮義疏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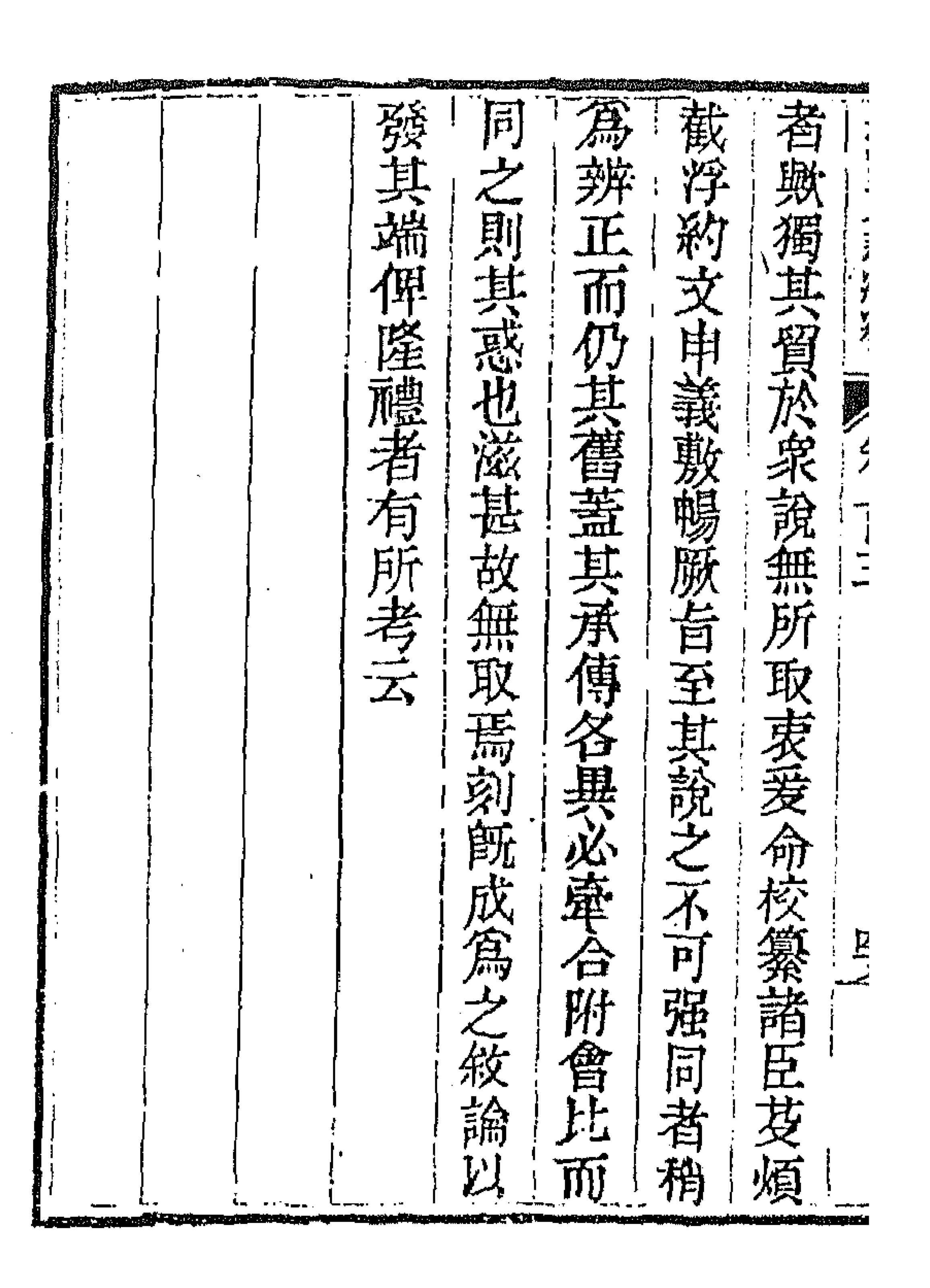
三禮之傳遠矣周禮六官河間獻王上之儀禮十七篇禮記四十九篇高堂生戴聖傳之漢唐以來箋疏訓釋無慮數十家考其義或相牴牾先儒嘗譏其聚訟要其掇拾灰燼之餘傳先王制作之舊得什一於千百好古者所爲鄭重而愛惜之也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表章羣經旣

御纂周易折衷而詩書春秋則以分授儒臣纂輯義

疏頒布海內惟三禮未就朕御極之初儒臣上言今當經學昌明禮備樂和之會宜纂輯三禮以蔵五經之全爰允其請開館編校越十有一年冬告竣夫禮之所爲本於天殺於地達之人倫日用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斯須不可去者天不變道亦不變此其本也其制度品節服物采章隨時損益屢變以適其宜者禮之文也三代去今數千年矣修其教而教明循其道而道行謂三代至今存可也何則

其本得也若其用之朝廷邦國名物器數之具周旋進退之儀雖先王處此必將變通以適其宜而不泥於其迹故言禮者惟求其修道設教之由以得夫禮之意而已顧其教之不泯道之所由傳未嘗不賴於經好學深思之士讀其書有借不能俯仰揖讓於其間者先王制作之精意尚可想見於抱殘守闕之餘則經傳之為功也大矣鼎彝鈎劍之遺篆籀之蹟流傳有自尚摩挲而寶護之況制作之精意所賴以傳



者覈獨其質於衆說無所取衷爰命校纂諸臣芟煩截浮約文申義敷暢厥旨至其說之不可强同者稍爲辨正而仍其舊蓋其承傳各異必牽合附會比而同之則其惑也滋甚故無取焉刻旣成爲之敘論以發其端俾隆禮者有所考云

重刻通典序

稽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以及累朝名物制度因革損益之詳紛綸浩博散見典籍未有統貫唐宰相杜佑於爲淮南節度書記時始出已意搜討類次勒成一書名曰通典爲類八爲書二百卷自唐肅代間上溯唐虞雖亦稍据劉秩政典及開元新禮諸書要其網羅百代兼綜而條貫之斯已勤矣厥後鄭樵之作通志馬端臨續之作通考三書並行於世朕以

其歷年久遠頗有殘缺特命重爲校正刊刻以廣其傳通典實先告竣朕惟三書各有意義鄭樵主於考訂故旁及細微馬端臨意在精詳故間出論斷此書則佑自言徵於人事將施有政故簡而有要核而不文觀其分門起例由食貨以迄邊防先養而後教先禮而後刑設官以治民安內以馭外本末次第具有條理亦恢恢乎經國之良模矣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爲國家者立綱陳紀斟酌古今將期與治同道而

不泥其迹則是書實考鏡所必資豈以供博覽而已哉爰揭之以告讀是書者

詞林典故序

詞林典故書成大學士張廷玉等以序請朕惟六經之士豈易言哉而況躋玉堂而列芸署者盡六經之彥也木天故事歷代沿革具見於斯則又何言惟是國家重館閣之選極優遇之隆詎祇蜚其英聲將以華國而已哉如濂溪所謂文以載道者舍是無他求夫布衣韋帶之士由立言以期不朽足矣若夫國家右文重道將以淑世熙績繼往聖之絕學開萬世之

太平胥是賴焉名之盛者實難副任之大者責彌重譽之來者毀亦隨其尚思春華秋實之喻而凜虛車麟楦之譏哉

重刻文獻通考序

朕允儒臣之請校刊三通通典既竣即以文獻通考付之剞劂是書曾蒙

皇祖聖祖仁皇帝命禮臣補訂殘缺

御製序文梓行宇內顧簡帙繁重年久不無漫漶今悉仿十三經二十二史成式刊訂蓋於是家有其書矣朕惟會通古今該洽載籍薈萃源流綜統同異莫善於通考之書其攷覈精審持論平正上下數千年

貫穿二十五代於制度張弛之迹是非得失之林固
已燦然具備矣夫帝王之治天下也有不敝之道無
不敝之法綱常倫理萬世相因者也忠敬質文隨時
損益者也法久則必變所以通之者必監於前代以
爲之折衷大哉我
聖祖之序曰有治人無治法師古者師其意不師其
跡誠體此意而因其可因損益其所當革因時以制
宜理得而事舉則是編也誠考据之資可以羽翼經

史裨益治道豈淺鮮也哉是爲序